

新刊  
玉齋

151  
64  
1

浩字  
玉齋

玉

齋

鶴林玉露

上



余ヲ升テ為臨川郡ヲ從事ニ逾年考

舉粗ニ足ル侍御史葉大有忽

劾カ余ヲ罷官臨汝書院堂長

黃景亮曰鶴林久トシ縱ス未トモ通セ金

閨之籍殆ホトト將スルカ增ニ玉露之編



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  
月丙編遂成皆宋淳祐壬  
子廬陵羅大經景綸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卷之一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大悲閣記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枴詩

瘞莫

花

邁伯玉

三谿詩詞

擯柳



鳥下目錄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道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龍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卷之二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如火

蘄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叅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大字成犬

卷之三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餅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煩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玉牒

使人見留

四蟲

諸賢氣象

心思 十九ノヲ

謝肉牒

卷之四

蔡攸辭酒 一ノヲ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三ノヲ

以德報怨 四ノヲ

中興和戎 五ノヲ

志士死飢寒 七ノヲ

儒釋罪人 八ノヲ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九ノヲ

杜陵論孔明 十ノヲ

龍洲詩聯 十一ノヲ

圓覺 十二ノヲ

淳熙盛事

張子房 十三ノヲ

東西 十四ノヲ

誠齋夫人

卷之五

讀書 一ノヲ

蘓黃遷謫 三ノヲ

薦呂臣

張林語

阿附 十四ノヲ

猫犬

南中岩洞

傅公謀詞 五ノヲ

冬狩行 六ノヲ

舉事輕捷 七ノヲ

周文陸詩

范雲

買青櫃

九ノヲ

犬二爰

茲湖

揚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十ノヲ

不忘山林

不知心

十一ノヲ

嬾婦

十三ノヲ

陸氏義門

多景樓詩

梅溪二瑞

胡忠簡上書

十五ノヲ

廣右丁錢

元載

卷之六

光堯福德

一ノヲ

文章性理

二ノヲ

花卿歌

五ノヲ

杜陳詩

騎牛詩

六ノヲ

夷齊李鄭

方寸地

繪事

八ノヲ

除日損道心

縷葱絲

九ノヲ

士修於家

十ノヲ

用兵吉兆

詩不拘韻

十一ノヲ

尤楊雅詭

韓平原

十二ノヲ

莽大夫

十三ノヲ

李杜

交情世態

十四ノヲ

山居上梁文

聽謔詩 十五ノヲ

畫馬

風水 十六ノヲ

南軒辨梅溪語 十八ノヲ

道不遠人 十九ノヲ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畢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福田文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々兢  
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籠豪却一點  
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謔歷變卒安周



室孔子恂々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  
却萊夷隨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  
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剋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闔隣罵坐無忌憚無顧  
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捍闔善傾覆者則  
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  
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  
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  
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  
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  
十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  
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  
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

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  
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  
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  
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  
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  
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槩千手千眼以  
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  
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

目  
九百九十九莊子曾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  
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  
皇帝喜毬馬偶傷一日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  
手眼白玉觀音為壽蓋寓相諛之意上命迎入徑  
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  
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率自太平無一事何須

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大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入主以一身立乎巍之上以一心運乎茫之中不出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爲也而無所不爲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象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

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頗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

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王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墻云依之煙柳拂宮墻宮殿無人春晝長

落英

辭

翰

楚詞云食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岩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  
子弑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  
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  
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  
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  
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  
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  
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  
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  
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  
殆不然也

病栴詩

杜陵病栴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  
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兼金露晞之不  
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  
當重任力綿才腐凜之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  
中上水遣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

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  
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難舟人操舟尚有妙手  
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間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  
坤濟特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  
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

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  
此病枿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  
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  
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  
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之如晨星則知其國  
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流則知其為

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滂舟如霜木  
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  
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先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  
不使劉陳二忠肅愨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渡莫

肅愨

詩家用渡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  
陵詩云已拼野鶴如雙鬢野鶴渡莫隣鷄雞下五更只言鬢  
如禁鶴已拼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  
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遺之  
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  
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  
退而爾汝者多矣

遽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々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遽伯玉  
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之信節不為  
冥之情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  
事上此其人心不以暗昧發禮是以知之公使人  
視之果伯玉也大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  
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  
子所與交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  
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  
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  
有滯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

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王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  
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滯奚  
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  
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  
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  
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之情  
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滯泆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  
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  
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  
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隨隨塵土總今世事揔無據  
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  
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窓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  
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  
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

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  
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  
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  
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盃  
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巖奴面鐵色楚客  
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  
渚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  
識事盡情叫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槩旄頭如



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帥懼而號哭金人  
因目之為啼哭即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  
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  
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旂以惧敵秦室知端已死  
拊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  
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磨配享洪景廬  
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  
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  
端旂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

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  
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染水竹渭  
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者莫實食螭蜺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  
淵懸絕蓋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  
心者如鷄豚出於時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隼翔於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  
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  
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  
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醬  
於美醕以支切七道韭菁茆葵芥菘筍六獸麋鹿熊

麋野豕兔養者為畜野者為獸六禽鴈鶉鷄雉鳩鴿五藥草  
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  
碁工曰官人日之來者心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  
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  
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  
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碁是臨安  
第一手碁九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

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  
人如此其子姪每喜令其著棋掌與包敏道書云  
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  
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  
精神之盛衰

###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己葬纔七日耳與窶人  
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  
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

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  
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之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  
今人念之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  
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箒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  
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  
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  
益公往拊之曰子澄之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

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歎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枝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

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入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君稽宰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及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驥湯思退力

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  
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  
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  
久之益公每舉似以為士大夫之戒

###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惠秦之無厭也下  
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  
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

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丁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  
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  
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  
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  
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三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  
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

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末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席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之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外自

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九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外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之重見鑾輿幸蜀歸  
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  
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  
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  
似也今無妃子之孽矣而蓋輿乃再蒙塵何哉此  
其貽變稔禍必有出於女龍之外者矣是不可不  
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  
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  
勤不儉乎余於乙編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  
蓋民生在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心受其飢一婦  
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  
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滯念無從而生晉公父  
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淵明詩曰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  
千是勤可以遠滂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  
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丰

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  
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淨是勤可以致壽  
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  
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  
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  
句云范叔綿袍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洲四  
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

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會  
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羨於是始不會  
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景綸

論事任事

推

臺

蔡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推臺諫侍從莫敢議臺已至  
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  
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推賢否邪正不同要  
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  
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推臺諫侍從方襲  
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

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  
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  
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  
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  
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  
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待從尤好立論士之  
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  
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曰盛美丁朝  
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

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  
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鑄有耳之說始趙  
韓王定混土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於盃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  
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城之時則權  
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抗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  
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  
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  
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  
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  
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  
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己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  
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

濮園樞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  
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  
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  
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唯濮議  
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  
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  
諫官侍從時每事秉辨豈亦是貪名美求奇貨尋  
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鳥臺傳

語歐父莫怨猜頌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  
也染牙以為經九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  
為尊錦標其端九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  
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  
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絲  
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

也絲囊如玳瑁而標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  
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  
大略七等鐫犀為軸瑠玉以為龍告身五絲絲囊  
標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  
囊如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  
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  
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  
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  
尊不敢述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武名曰

粉錯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金耳侍  
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  
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洪默  
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游默

###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  
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  
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  
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僚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  
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  
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  
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  
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  
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  
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  
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 三足記

政事

冊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明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

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病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積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甲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為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遺卒也請僚屬入卧內命吏取按擯來處楊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係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頃吏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

據



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  
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為容南  
法掾縶數月偶留節幙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畧余之辭以來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  
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  
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  
長官招僚屬一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  
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盃之酒兩至各位行之者

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  
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  
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共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  
時所謂膳食若荆州之鱉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  
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錢兵

蟹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

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揚東山掌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

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不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籍也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蘓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

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大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約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庸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之合休且是和乎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小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小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木腐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愈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馮榭也人書籍之迄不免責

斬王夫人

嘗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然驚駭恐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往復視之乃丁卒也因  
蹶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蜜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以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斬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秦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青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遊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

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  
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  
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  
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放楊德  
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  
雲繞枕互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

與景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  
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  
年花月無虛日處之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  
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  
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弗  
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  
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  
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誦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  
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  
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  
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斲無繳駁任樞  
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岩詩亦工時  
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木宗伯知  
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女  
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  
婿會于富陽一蕭素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

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  
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  
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逐徑批上  
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  
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  
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曰某以暴  
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  
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  
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

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  
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真女也殯于此十年矣  
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  
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  
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  
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  
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此事焉此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誣怪然亦不可

不傳是以祛入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知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丁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至音云張震知無不言之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

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致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

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什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空將者十數舊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

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



試其蘊耳以二弊衣老萊循王慨然指五十萬緡  
異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  
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  
種蠡漢高皇捐指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  
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  
皆不足以有功視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  
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待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定

床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罰  
却倚子矣藩

諸侯蕃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  
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  
端本澄原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  
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  
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大學古語云有髮頭陟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陟寺比矣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書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絕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陟乃能提鯁亮如真御史

###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也其功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善人惡人

漢應

年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夜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

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舌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皆此通

憂樂

憂苦  
娛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  
 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  
 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申點有浴沂詠歸之樂。  
 曾子有履穿時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  
 草弄月吟風望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是  
 真有所得。木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  
 切榮辱得喪，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惠方自此生成。  
 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

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  
 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  
 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  
 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盃觀影  
 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櫛春風泥飲田父樂  
 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  
 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  
 而忘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  
有世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  
遺方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  
犬余謂犬之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  
也今夫不肖之輩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略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  
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  
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東  
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  
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  
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  
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



是天下有不蒙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  
大政法及有所建置置而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  
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  
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  
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  
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  
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太學喫了許多酒  
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  
以媵梅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媵  
梅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  
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  
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  
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  
世傳洪彝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  
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  
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黎州鷹巢

婺州剡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丁卒採取其子郡守  
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  
已而知其非採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採巢  
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  
之靈識如此其攫採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  
他卒之巾復啣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  
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茶餅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  
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昇鑊用餅煮水難以候視  
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  
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  
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一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  
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  
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盃其論固已精  
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  
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

過於老而苦哉惟移餅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  
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  
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餅離竹爐  
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皆瓶作

爐

吾無隱乎爾

性德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山谷詮釋再二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  
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  
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

酒

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 蝗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  
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  
入地中詩註謂斯蝨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  
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  
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  
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  
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



本作至鳴  
擊金鼓

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  
擊蝗不為動至鳴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茲成行刑  
則謂為殺傷冷氣之所代理或然也

曹操 賞詩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  
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下棺何用冢如  
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  
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  
妙也

半兩錢 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  
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  
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  
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  
銖貨泉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  
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

日盡則安能但自到處莫放過耳李仁因言宋文  
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行塗數十里必往遊  
焉携樽酒一古銀盃大幾容半外時引一盃登覽  
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  
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拆度  
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  
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  
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曾登泰山  
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  
開豁心志爲益不少李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  
其見趣之高下一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  
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  
天道吳儂諺曰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  
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  
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  
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鸛堂審南柯

本云作形  
載

如懸

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  
甲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  
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  
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遲曬殺  
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二說尚遺仰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出海時月  
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也宜

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  
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  
曰亶亶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皐皐四海詎可三  
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sup>懷</sup>間寢之思  
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  
若持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  
祖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  
功而立事同俛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  
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

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令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

一本而處

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遂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每宵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陛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諷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朕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

一狩

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  
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  
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  
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  
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之冠冕  
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  
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  
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  
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  
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含欲無外搜抉欲無  
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甚貫穿馳騁工夫精到  
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九斯亦宇宙之奇  
詭也閉關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  
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  
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

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詩論

揚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黃鎔取

乃可承因兼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

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

用饒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彼固未敢輕引

里母甲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

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

妙如云一二夜水高一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

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

飲獨空床又云夜來醉歸衝席過昏黑家中已眠

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

噴兩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

不寐誰能那是也揚誠齋多仿此體亦自痛快可

喜

浸假

佛法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

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  
神元不相鑿則自然超晚矣余觀莊子子與有疾  
子祀往問之曲偃發背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踣躄而鑑于  
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  
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  
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  
因以求鷄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

伊尹墓

墓

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  
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  
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丈黃墟直棘邊此心  
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刻削擊嗟無咎單篇  
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大甲所殺也事見杜  
元凱在氏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瑣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誦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

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墮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廢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



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  
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  
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  
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  
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  
於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戀嫖之意  
其平生所著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  
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冤親

本其眷戀之意

未忘心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猶拙句 詩論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  
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  
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  
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  
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  
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  
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

本又下同  
然見南山之  
恐失如之字

時獨往雲木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  
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百年渾得醉下月不梳頭下逐野花落孤村春水  
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  
霧中看遷轉五洲防禦使起居八座大夫夫人竹葉  
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  
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  
常行處有人生七千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  
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  
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也

客齋奉使

既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  
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  
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逐  
例易之景慮不可於是局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  
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  
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綫路乃佳景

近

盧筭惧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  
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飢禁  
不得藉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  
時不掉頭

九為一一異作究

數窮於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  
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

本嘗謂南  
嶽昔有住

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  
坐馳也嘗聞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壇  
林眾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  
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  
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  
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  
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

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  
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  
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枥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  
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  
問安視膳之餘天卞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  
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  
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  
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  
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如此者乎似  
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  
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

從木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  
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  
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  
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撲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  
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  
美杜鵑行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  
只如此說亦為撲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蓋皆死後易名者也而在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  
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  
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  
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  
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  
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  
子夏喪期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

本析朱鉏

鳥林卷之三

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  
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予焉季  
武子寢疾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而曰士唯公門  
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玉牒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  
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德圖推  
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各位者為宗藩慶系  
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

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  
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奉使見留

使者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  
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四蟲

水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蜘蛛不知

真

諸賢氣象

濂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  
晦庵似孟子

心思睿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之又  
重思之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  
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  
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  
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  
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疴  
僂之美蜩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  
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  
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  
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目前輩交際其餽止  
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 and '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  
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  
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  
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齋



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  
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ハリス意蓋有爲  
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志ハリス志頃在太  
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尉尉以慶遠堂  
合巖州瀟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  
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客南太守  
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  
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圭乃風味韻類奇索余作詩余  
爲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立尉王友專甘醇兩

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伶使君袖有轉物  
手鸕鷀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  
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馮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  
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  
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兩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  
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  
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  
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大白眠金  
樽一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  
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柵也陸璣曰  
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  
也至六朝詩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  
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張  
離騷集衆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  
李為棠棣藥堂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主色  
負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

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  
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  
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庸凡或昔庸凡而今  
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  
古人之祭燒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  
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  
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  
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  
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

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作譜之外者他如本犀山蔡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繁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鳥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

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以德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  
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  
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時即發願  
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衆生其後成佛  
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情如尊者是也余謂釋  
迦佛好一箇闊大肚腸好一箇慈愍心性人能將  
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則省得冤之相報沙界衆生  
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

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  
謂論可謂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人萬之矣然夫子不  
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  
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  
惟天惟祖宗既共扶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  
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昴分定成肥水之勳闢土  
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

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牛牛內禪孝宗即位銳意  
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  
宮時慮仲賢使金回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已  
見之又問鄉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  
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  
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  
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  
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

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  
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  
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  
事看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  
上曰只是說與鄉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  
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  
自可收收下莊子刺席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  
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日  
聞金人議欲募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初年規恢

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  
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  
安靜不思遠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  
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子使作何不  
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  
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  
又窺乃知南壯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  
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  
為館職當侍祠郊立非糧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  
其一其内子與趙挺之之内親姊妹也乃為趙假  
一裘以衣之石山問所從來内以實告后山曰汝  
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  
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志在溝壑者矣  
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辨其誰  
曰不宣然志節清亮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  
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

蒙犯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  
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  
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釋儒罪人

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由  
是言之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  
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本作欲事其親者

氣之先見

歲將餓小民餐必倍多倍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  
有山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釜  
生余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焉此山為  
余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  
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

生訓蒙圖景云  
以估者石摺也

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  
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  
公書及陶杜詩韓魏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麝積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筆<sup>歲</sup>簾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  
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丁兩段  
再烹茗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間桑麻  
說杭絹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丁飽歸而

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  
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之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  
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  
彼牽黃臂蒼駝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衣之馬頭  
塵匆之駒隙影耳鳥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鐘陸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



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  
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除相是時  
已記藏經一半矣東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  
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學  
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魯全記得三五板  
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  
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  
曰奉國司秀才曰銀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蘿利  
必筆曰分直墨曰蘓弥頭曰如是羅手曰提眼曰

媚口曰窰底耳曰彈之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  
又兒兩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  
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  
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湖亂  
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隕星之變天  
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  
且孔明死時年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

本其所關  
系甚大

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之以自殞其軀乎此决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吕指麾若定失蕭曹福移漢祚難恢復志觖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福已移漢祚已終木數不可支持耳志觖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

觀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不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歩者自後世貪勞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買禍者比之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攸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

德

孫之說矣好盡言以趨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圓覺

裴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九夫也故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九夫日用飲食而不知菩薩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取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豈九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

有二意文王不識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在未能一又一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勞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揚誠齋時為官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

丁家讀皆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sup>總</sup>揔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  
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  
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  
為天下先之術不代木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  
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  
陵始議韓彭地祗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  
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  
報秦擯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  
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  
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傷功臣  
時更諷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  
本是要出來有為三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如擊壤集  
中以道觀道筆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

犯手又九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東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太平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猶稱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漢高皇與項羽宇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過一二十年耳

誠齋夫人

楊誠齋未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未人老日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未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其與夫人於郡圃種紵躬緝績以為衣持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  
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在首飾止  
於銀衣止於綉綉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  
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  
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  
歸東山師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  
采椽土階如甲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  
衣衾適廣西師趙季仁餓緡綉數端東山曰此賢  
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

絕俗

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  
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  
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  
矣在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乎其母歎曰曾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之則善心生逸則滯  
激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滯也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是故王右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  
絃綉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獻切切男女効績效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  
修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  
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  
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

大經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觀書子路有何必讀  
書之說夫子在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高之晚  
而歸曾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  
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糾  
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

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顏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游說之計固已陋矣然亦視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至于今士未嘗辨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放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

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為呂臣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色嗚呼自三代表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蘓黃迂謫

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

按毗陵之字  
此陵故也

字也此章子厚駮諛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甲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末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子類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一旬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附

尤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之皆  
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之皆王章則王氏不敢  
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  
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  
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  
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

攘

捕鷄乎委心擁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  
柳子厚謂接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  
玉忽嵒峨近時劉叔冶云環城五里皆甬石疑是  
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  
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  
湖嘗遊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  
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

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岳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  
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李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  
曰瑰奇恣搜討見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敵如  
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總仙佛省彷彿鐘鼓  
鏗擊撞鼎之左顧龜信之欲吠龍丹竈儼止恙之  
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浣  
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刻  
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  
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

剎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  
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  
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  
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獮森然欲搏行一里許  
仰見一木星爛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  
也溪不可窮乃一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  
甲之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  
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之三間屋愛竹施漆我碧紗  
總戶服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連雲水村  
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  
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  
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之熟且徘徊明日人間  
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遠可歌也許及  
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  
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  
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車

曹登黃閣都與寮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  
作酸文掌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  
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衰痛之誠  
將師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文將  
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  
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  
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

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九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儕春秋時宋入殺趙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幾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歷難成功

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足之童子舉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木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浩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  
 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  
 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寶鏡之曰可便  
 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  
 取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  
 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  
 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  
 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  
 蓋視為塵垢糝糖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

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  
 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  
 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  
 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  
 聰聞為湏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變富貴有甚  
 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  
 有甘於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苦范雲可笑  
 之甚也

置青櫃

杜成已為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文二爰

考工記爰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日尋爰長文二

劉潛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丁編書中年文二爰摘用亦佳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中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盃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擬其所卷

楊存中逐史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十日無

故怒而逐之史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  
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愧其子入掌  
中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  
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之奔告存中中即具  
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樁管其處唯朝廷所用  
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  
穿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  
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咏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  
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持要  
使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起鎮軍  
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  
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  
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  
歟寄此生只為佗見赴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



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之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之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一第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吉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類此

元載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用不柰何判皆與以解機寒其口而卒余嘗有詩云臭襪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丁家之事聽命焉逐年撰差予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

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堂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  
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  
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盃羹雖久留  
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  
擲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  
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  
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  
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  
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

明聽又唱云聽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衣食生身天付定  
酒肉貪多折壽人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定  
定又唱云聽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好將孝弟酬身命更  
將勤儉蒼天心莫把寡思損真性定々々々々々  
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聞聲頃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騫速回光悟  
得昨非由一頃昔人五觀一時領乃梭山之詞也  
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門閭其詞曰張公忍字睡九  
世於唐朝陳氏義若專一門於江左若稽前美允

謂鮮能撫州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其  
族逾三千指合而焚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  
存學者齊家之道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知登之  
簡書奚止一鄉稱善視昔為盛於今為難部使轉  
以上聞儀曹請為褒別事關風教須議指揮

嬾婦

嬾婦蟋蟀見崔豹古今注張功父詩云自笑吟秋  
如嬾婦

梅溪二端

王梅溪文學行義著於鄉里執經從之者常百餘  
人其所居之巷有木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  
光彩上燭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長且山爛然如晝  
未幾入太學遂魁天下蓋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  
衛士亦皆歡舞謂為得人翌日有旨宮中不得以  
銷金為飾行其對策之言也

多景樓詩

前賢詠題如太白鳳凰臺崔顥黃鶴樓固已佳矣  
未若近時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為奇偉真古

今絕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一百州景於多處却  
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只  
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  
送年之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  
古南未有能并壯者是以英雄淚洒長江抱此遺  
恨然推其所由實當國者偷取富貴宴安江沱之  
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  
下習安玩讎忘冠北府僅有酒可飲耳而干戈朽  
缺鉞鈍士卒脆弱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

北

膾決無可洗滌之曰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未言西  
風戰艦不為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為奉  
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  
餘篇尤悲壯感慨嘗携以謁陸放翁之擊節贈  
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字小尚不拜龐公况有  
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電寒有時  
大斗脫烏幘不怕酒盃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  
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  
其難

廣右丁錢

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于官徃徃數歲之兒即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為民病故南人之謠曰三歲孩兒便識丁更從陰府從幽魂讀之可為流涕范西堂為廣西憲嘗力請于朝乞罷去雖獲從請然諸郡多藉此為歲計徃徃名除而實未除也大槩近來州郡賦稅失隔用度月增其無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徃多為補苴支撐之計朝廷若欲除無名之征以寬民類是究見一郡盈虛有以補助之使歲計不支然後實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為空言而已

胡忠簡上書

胡忠簡乞斬秦檜之書既具藁矣遲疑未上以示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誰可為此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揚其姓者請間日編修此書外間已籍之傳誦席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

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乘夜潛詣逆旅，託其所親厚以老親妻子。其後詞猶以謗棄四傳為其罪，且曰：倘有心於為國，自合輸忠，惟諛道以取容，故茲惑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斷。此更真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

大經景綸

光堯福德

宋紹興中，孝宗初入宮，宰執贊光堯盛德，真堯舜，用心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蓋脫蹤之意先定於此時矣。厥後受禪之議定，宰執稱賀，且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大哉，言乎何其謙尊而光也。不知堯禪舜時有此言否。邵康節詩曰：五事歷將前代數，帝堯而下固無之。

豈知中興內禪之盛美雖堯亦不能及也謂之堯  
堯信矣其有光於堯矣舜禹受禪之後其所以事  
堯舜者當必盡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  
受武王之養蓋方伯耳漢高五日一朝太公之  
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肅宗之於明皇乃父子  
帝王然靈武即位已幾於篡內外牽制孝道大虧  
山谷之詩曰事有至難不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間張后色可否外聞李父顧指揮南內淒涼幾  
極高將軍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詩曰天下寧知

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取惜兒不  
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胡虜  
南內淒涼誰得知人家稱節作端午至今讀者為  
之淒楚惟我尤堯為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  
資躬曾閔之行綠衣焜煌參侍遊遨於湖山之間  
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年此開  
闢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日號曰長樂宮前  
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  
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頻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

牡丹芍藥薔薇梨都向千官帽上開  
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  
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  
有箇家風帝捧瑞觴玉座前  
綵衣三世祝堯年  
天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  
天父晨興未出房  
君王忍冷立風前  
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  
震八荒  
花外班行霧外天  
何綠子細望龍顏  
小窺玉色真難老  
底用臞仙九轉丹  
甘露祥風天上來  
今回恩數賽前回  
都將四海歡聲沸  
釀作慈皇萬壽盃  
堯舜同時已甚都  
祖孫四世古今無  
誰將寫

白摹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  
光堯晚歲尤康強  
孝宗嘗謂周益公曰  
木上極善將攝終日端坐不倦  
全不飲酒晡時即入窠閣  
五更便起多服疎利藥  
服牽牛圓至四五十粒  
其異稟如此他人如何及  
聖壽登八十一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  
爲之根柢自然雄渾  
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  
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  
若作詩只就詩中探擷  
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闢



漢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模擬而為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荆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雖芳馨可愛而根柢蔑如矣雖然豈獨士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荅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熟實踐則徒為談辨文來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千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綱而宗

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熟實踐則徒為談辨文來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千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綱而宗

兄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  
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  
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  
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  
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  
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一真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  
不及見謝以詩云暨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  
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  
文或不愧重肯疑柴扉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鼎  
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  
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  
排門衝鳥雀搗壁帶塵埃不憚外堂費深愁載酒  
回功各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  
二詩醞藉風流亦未易可優劣

騎牛詩

姚鑰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  
為人踈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士肖其像騎  
牛於礪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楚題云騎  
牛無笠又無蓑斷壠橫岡到處暖日暄風不常  
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  
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  
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  
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  
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  
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  
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  
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

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論其  
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  
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雖地者亦有跨都葉  
邑者有無會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々有之敏  
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休  
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  
人々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  
有此地而不能治之而不知其法者治此地猶不  
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

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是  
非辭遜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  
察求輔仁切德之功竄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  
法也時々習日々新暗室屋漏守之密想聽言動  
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  
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交雍耘  
耨法也優游而饜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  
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  
善植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太化篤實而輝光通

神明贊育，乃實親實粟之時。參天瓘雨之日也。治地至此始可言若治地矣。道家有寸由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穢棘為美，擯認穉稗為良苗，則天之沃之惡種，則如之。何日在早辨。

繪事

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得損哉。彼慕膾臠。

餌之念洗滌未淨往之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  
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  
宜其看除自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  
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  
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  
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  
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  
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  
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

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脇  
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  
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  
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  
是又豈除情所能損哉

縷葱絲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秦大帥府包子廚  
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  
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

纒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姦之作誌銘者，無疑接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纒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於家

全列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味葷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

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修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為吉兆。岳飛討楊么，時公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

况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倘得吉兆亦足以北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執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詩不拘韻

揚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于子程支不計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誄情性當以國風

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閑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况今所較者持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尤揚雅詭

尤梁溪廷之博洽工文與揚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廷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



宋無日不相從，二人皆善譏。延之嘗曰：「有『一經句』  
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蝥蟥，延之戲呼誠齋  
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  
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  
腸可食？」人蓋蝥蟥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  
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  
誠齋寄詩曰：「文戈却日王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  
亦以蝥蟥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齋歌楚  
些萬象為挫，瓊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譏，尚友

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醉。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  
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冑不能無功，亦須分  
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  
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々，說著令  
人暗斷魂。好聽當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  
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頭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  
下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奉大夫

司馬溫公王荆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為不在  
孟軻下至宋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主奉  
之罪書奉大夫楊雄卒奉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  
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  
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奉  
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  
劉潛夫詩云執戟滯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羨新都  
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奉大夫余謂名義所

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  
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鐘之祿所得尚多可以甘受  
惡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  
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稷蒼生曾不  
繫其心繫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愛民豈可同年語  
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

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  
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  
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難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  
史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  
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以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啣孟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  
附寒而棄從古然矣濯夫不負賢嬰於擯弃之時  
位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  
后山出覽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  
居丞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從  
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

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以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未專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掌之。八尺軀，莫聽三十舌。止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

申樂天

畫馬

妙畫 畫行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厩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為曹輔大僕卿大僕，解舍兩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賢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疑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

生丁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蝟腹蛇跗以至子  
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之而為之  
葉之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  
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  
喜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  
畫草蟲年邁逾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  
既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特取草蟲籠而觀之窮  
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  
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  
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  
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宰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  
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外虛望楚降  
觀于桑度其濕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  
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  
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

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信  
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  
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  
重親之遺骸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  
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舍草木茂盛使親之  
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  
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不通夫銅山西崩靈鍾  
東應木生於山粟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  
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之游塵

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  
世之人感璞之說有貧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  
年不葬其親者有說葬以為不吉一掘味已至掘  
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  
者有兄弟數人感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  
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主  
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  
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  
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

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友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則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待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山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東丞相

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歲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位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下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

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  
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  
夫剛之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  
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  
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  
伏節死義之臣甫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  
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諸遠有危悟

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

天撚梅花嗅春在技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